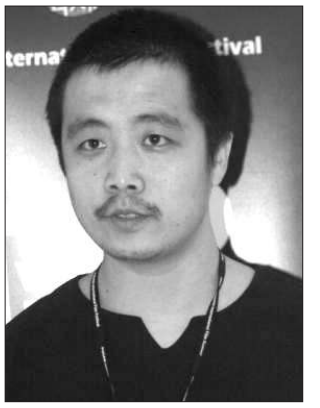
新京报
2012年3月17日 星期六

潘剑林，代表作品《新娘》《回家》等。

李红旗，代表作品《好多大米》《黄金周》。

杨恒，代表作品《槟榔》。

王笠人，代表作品《草芥》。



杨瑾，代表作品《一只花奶牛》《二冬》。

李睿珺，代表作品《夏至》。

从“地下”，聆听时代的声音

《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
作者：李名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年1月
定价：39.80元

□书评人 李霄峰

中国本土“独立电影”的发展，以我有限的见识来看，是从1990年张元导演的故事片《妈妈》为历史起点（电影导演从1949年建国之后第一次脱离电影制片厂制度，自筹资金自行拍摄），这是中国“独立电影”潮流的发端。

从1990年《妈妈》开始，直到2000年《过年回家》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率先获得公映资格，独立电影（另一曾经的说法是“地下电影”）的发展可以用“静水流深”来形容。他们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作品尽管很早就获得了国外艺术家与观众的广泛认知与认可，却罕有得到中国本土媒体与观众的关注。这其中固然有文化土壤、意识形态、电影制度的原因，却也藏着另一种“政治的眼光掩盖了艺术的价值”的、对“独立”二字落入偏狭的、一成不变的理解。

“独立”二字，若以意识形态划分，自然是方便又简单的。然而人们往往将眼光放在“独”上，要么吹捧，要么厌弃，成了一种姿态，缺乏实质的内容；我个人认为“立”字更加重要：电影是一个社会的产物，脱离不了时代，也脱离不了具体的文化环境，不可能是“无土之花”。到最终，电影创作是从社会生活里提炼出来，从一方水土的变化中找到创作的契机。电影工作者亦首先是这片土壤的生长者、体会者、创作者，从根本上需要正面“创作来源的社会属性、文化土壤”，方能使作品得以立足，放出自身的光彩。

从这个角度看，“独立电影”的语义是丰富的，是解放的，是正面而力图全面地看待文艺的态度。在今天这个时代，它亦在延续着一种艺术精神：将电影看做一种本质的纪录与书写方式，去与创作者的生命体验交融。他们的作品既带着自我的火焰，又锻造出形态各异的镜子，返照出社会变化与人心向背的一个个角落。换句话说，能够平和客观地看待独立电影，将其放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去观察，从作品本身出发，才能把每一位创作者和每一部电影作品的价值真正地看清。

李名编著的这本《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采访了16位十年来开始制作独立电影的年轻导演。他在此书后记中写道：“相比十年前，如今DV（数码摄像机）的广泛应用，使得拍摄一部电影不再需要庞大的资金；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观看任何一部电影都十分便易；国内影展、酒吧、高校的频繁放映，使得中国独立电影更为观众所了解和关注。”

他们的作品既带着自我的火焰，又锻造出形态各异的镜子，返照出社会变化与人心向背的一个个角落。

今天的独立电影人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也使得此书的样态既平静又纷繁。著者的问题多从被访者的生活、成长史到创作，得到的回答是多样的，看得到每一位创作者的不同，看得到不同处境中的导演对电影不同的审美与思考。此书并没有生拉硬拽去找他们的共性，这才真正符合“独立”的精神。如同赵晔导演（作品《马乌甲》、《扎赉诺尔》）在访谈中所说：“我当然还是希望能做到真正的百花齐放。”

此书尽其所能地呈现了独立导演们的创作面貌，不强调，不回避。张元导演在此书序言《独立电影的存在》中写道：“至少可以使电影这样一个工具，去进行自我的认识，去发现我们同情的人，去聆听这个时代的声音”——这或许正是《中国独立电影导演访谈》出现在这个时代的意义，也是“独立电影”核心的追求与底线。

中国风≠晒传统

□书评人 张维

巧用传统文化符号的外衣并不能从本质上打造中国设计的特色，实实在在地研究外衣之下的产品本身，使其适应人们当下的生活方式与需求才是设计的本质。

中国设计的特色是什么？一谈到这个话题，很多人的脑子里浮现的是大片的中国红、精美青花瓷，以及龙纹和祥云图案。这些形象化的元素不但受到中国设计师的喜爱，也备受国外大牌设计师的青睐。乔治·阿玛尼就曾把青花元素运用到其晚礼服中，汤姆·福德也曾将旗袍和龙纹等元素搬到秀场。此外，阿迪达斯、耐克、纽百伦等也将祥云、京剧脸谱图案运用到跑鞋的设计中。中国的设计师走得更远，李宁的半坡篮球鞋甚至把半坡陶纹和隋代的拱桥弓形设计搬到了篮球鞋上。

这些设计作品有的因为中国元素的跨界运用让人惊艳，有的却因为风马牛不相及的组合成了让人啼笑皆非的“四不像”。这让设计师在运用中国元素的时候总是感到十分纠结。

难道运用中国元素就是“晒传统”吗？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得先弄清楚什么是中国元素。设计师巫濛在《设计的原点》一书中指出，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元素，其实是中国符号。这些符号经过几千年的流变，在今天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表意和实用性。而当今的很多设计师在现代设计中，不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出发，从传统文化中提炼真正的适合现代人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设计元素，而是简单而又割裂地把这些元素堆砌到现代设计之中，从而使作品不伦不类。

反观我们的“邻居”——日本。我们很难在原研哉的平面设计、深泽直人的工业产品设计、安藤忠雄的建筑设计中找到日本传统文化符号的踪迹，但却能从产品本身强烈感受到浓郁的日本现代设计风格与设计文化。

巫濛在书中阐述了中国“设计的原点”即中国特色设计的出发点，并不是中国元素本身，而是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设计的特色就是体现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特色，并将其生活观念和价值观融入到设计之中，这样的作品才拥有精神与灵魂。作者分析了清华美院系统设计工作室在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合作设计过程中，在运用中国元素打造中国特色设计的经验和误区。无论是之前提到的“半坡篮球鞋”还是联想的“祥云”、明基的“草书中国风”笔记本，都仅仅是利用传统文化符号，给产品披上了一件“中国风”外衣。这或许可以吸引部分消费者的眼球，但由于缺乏设计所必需的持续性和延续性，这件外衣注定只能是我们过节时穿的“唐装”。

巧用传统文化符号的外衣并不能从本质上打造中国设计的特色，实实在在地研究外衣之下的产品本身，使其适应人们当下的生活方式与需求才是设计的本质。日本设计师原研哉曾对设计的本质做过精辟的阐述：设计就是直观地呈现潜在的可能性，照亮未来的具体方向。

《设计的原点：中国方式与生活特色》
作者：巫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定价：26.00元

◀范冰冰所穿的龙纹晚礼服。

责编 邓玲玲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李铭